

田雅各醫師專訪 探訪桃花源中的 ——拓拔斯·塔瑪匹瑪

採訪：陳俊亨、蔡育霖、洪文岳、詹雅旋、黃尚本
撰稿：陳俊亨

田雅各醫師

- 本名拓拔斯·塔瑪匹瑪，布農族人
- 高雄醫學院醫學系畢業
- 曾於蘭嶼、三民鄉、桃園鄉服務，致力提升鄉村及原住民醫療品質，參與蘭嶼醫療提升計畫，現服務於台東長濱鄉。
- 獲吳濁流文學獎、賴和文學獎。
- 著有「情人與妓女」、「最後的獵人」、「蘭嶼行醫記」等小說集。

一月五日，我們一行五人，錯過了從高雄市出發的直達車，只得在甲仙轉車。從甲仙到桃源的車上，旁邊坐著一位老婦人，拎著一個大麻袋，置於車中走道，趁著她入睡時，我伸手探了一下，嗅一嗅，竟是一整包薑。再望一望前面臉裹花布的婆婆，頭上的置物架，是一打的盒裝面紙，隱隱約約感覺到，正晃蕩著走入深山，物力缺乏的地區。

路旁景色，煙雨濛濛，忽見前面的路鑿入山壁，往內迴旋了

一大圈，半徑似有好幾百公尺，心中有點震攝，而這個半圓弧度的內側，正是一個比太魯閣更寬廣的溪谷，大嘆一聲，人車已入桃源。

下車徒步在南橫公路上，沿途有幾許商家，等到入桃源鄉衛生所，終於見到了田雅各醫師。他臉頰蓄滿了鬍子，仍掩不住滿心的親切。我們就在衛生所旁的斑駁小屋，展開了訪談。

我們將訪談的內容，作了整理，希望您能更快走進這顆來自原始山林，躍動活潑的心靈。

過了公牛一次小便的時間

田雅各醫師在高醫時，就頗好文藝，為阿米巴詩社的一員。當時高醫南杏社舉辦了文學獎的徵選，他即以一篇「拓拔斯·塔瑪匹瑪」，吸引了評審葉石濤先生的目光。自此，便開啓了他的文學旅程。他的小說很迷人，所運用的文字，有一種奇妙的韻味，更因為他特殊的原住民文化經驗，使他對於音律、色彩有特別敏銳的感受。

而最迷人的，是他那屬於布農族的辭句，譬如在「懺悔之死」這篇小說中，他竟然這樣寫著：「過了一次公牛小便的時間，他……」這真是絕透了，比我們約定成俗的「一會兒」、「片刻」，更能點出了布農族對於動物的感情。

尤其，有時更穿插著山地部落，一些亡靈和山神的傳說，使他的小說，讓人讀罷仍沉浸在那種既神秘又淒美的氣氛之中，久久不能自己。

如果，你讀過不只一篇他的



● 意氣風發的布農族青年田雅各



● 醫學院畢業後的田雅各，專挑缺少醫師的偏遠地區前去

小說，你或許還會發覺，他的小說中，總有漢族和原住民衝突的交會，有些是法律上的，有些是

文化上的，而讓我們去做一個更深的思考。

因此吳濁流文學獎，未漏掉

台灣島上這位彌足珍貴的作家。而爾雅出版的年度小說選，前衛的「台灣小說選」，也將其小說選入。

揮毫之餘 靜思期許

他談到了自幼的生活，是以布農族為主體，以部落為中心。但是他來到了城市中，發現布農族不見了，那些曾經陶鑄了他的美感，陪伴他成長的英雄傳說與神話都消失了，仔細對照漢族文化的優勢，發現布農族的事蹟，缺少了文字的記載，甚至因為語

漂泊的醫旅

選擇與一般價值觀不同的道路，而且走的蠻愉快的。

田醫師希望在他即將出版的小說「蘭嶼行醫記」中，能夠讓更多的醫學生，了解到鄉村的樂趣，並且樂於往偏遠地區服務；而他目前的寫作構思，則希望能夠清楚呈現人的限制以及不完美的一面，他認為這樣才比較完整，沒有全善或全惡的人。

三年又八個月，田雅各在蘭嶼待了這麼長的歲月，當他回憶起這段歲月的時候，眼神充滿了感情，說道：「那是一場被我實現的夢」他實現了學生時代與詩社死黨酒酣耳熱之際，所奔騰的

幾許意氣的夢。

為什麼來到蘭嶼？他說：富貴人家、高樓大廈並非台灣的全部，這社會上仍有很多需要我們盡心盡力的地方，而當時蘭嶼正被報導著需要醫生，因此我就去了。一去就發現，哇！那裡實在是太美了。而且那種「被需要的感覺」實在太棒了，所以就很樂意繼續留下來，田雅各醫師說道：「因此我也在反省，是不是為了滿足這種被需要的感覺，而留了下來。」他又提到偏遠地區的好處：「其實留在衛生所，發現自己的時間蠻多的，可

言消失，而使得口語相傳也幾乎消失。所以他想要用寫作來呈現自己，並對當時漢族普遍認為原住民是野蠻、不人道的印象做一個顛覆。

我們問他：「得到了吳濁流與賴和文學獎等文學獎項有什麼感受？」田醫師笑了一笑，說：「沒什麼感受。」我們大家當時聽了，都笑了出來，他說：「獎，是別人主觀的判斷，但自己覺得是好的，才是最重要的。」從這裡，我們就看出了為什麼願意選擇與一般價值觀不同的道路，而且



● 在蘭嶼，田雅各體會到另一種自然民族的文化，並學會了游泳

走得蠻愉快的。

在蘭嶼行醫的經驗，使他深深地體會到了縱使有好的制度，也需要有負責任的人，才能

維持偏遠地區的醫療水準，他說願意以文學來參與教育人的工作，因此對於寫作，我想他有一份使命感吧！

以用來閱讀。」當時，我的感覺是，田醫師就好像在對我們說：看事情啊！要多角度來看，那你會發現人並不皆是夢想與自私的混合體。

在蘭嶼，他對於衛生政策及全省的醫療體系有了一個深入的了解，他看到基層醫師的極度缺乏，更覺得公共衛生政策需要的不僅是從國外回來的學者，還需要了解國內的情況，並增加更多實際的行動，來彌補現今衛生教育的空談與不切實際。比如在蘭嶼，高血壓的情形並不多，為什麼不把大筆防治高血壓的文宣經費，運用在實際的醫療改善，像是增加醫護人員，這樣更可以符合當地的需要，因為在落後地區要教導民眾了解衛生教育是非常困難的。在蘭嶼的這段時間，為了解當地需求，他參與了林俊中醫師「蘭嶼醫

療現況的調查」，提供衛生處巨細靡遺的資料。

因此，他提到了「溝通」的重要性，並透露了一段小插曲，就是當年衛生處長李俊仁先生到蘭嶼視察，酒足飯飽之餘，田醫師對他說：「我們不能醉啊！醉了萬一有人生病，誰來幫他們看病？」這句語帶涵義的話使得李處長馬上正色醒來，體會到偏遠地區醫師人手不足的壓力，後來李處長便調高了偏遠醫生的薪資，以求吸引更多醫師到偏遠地方。因此他說：「溝通是很重要的，在執行醫療政策是如此，在面對各種不同的種族文化也是如此。」

他深深的期望著，有朝一日，日本無醫村的觀念，能夠落實到台灣，讓偏遠地區的醫療，能夠成為退休醫師休閒養老的天堂。